

心靈捕手

106.11 生命教育特刊

一個 6 年級生的夢

編劇擊退「投名狀」 拿下金馬獎

蔡宗翰為自己的人生上半場下了註腳：「當你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時，你會用盡一切努力把它做好。」

蔡宗翰，二十八歲，二〇〇八年拿下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，擠下「投名狀」等大製作、賣座的片子。很難想像，蔡宗翰入行不過五年，這才是他的第四部劇本而已。他不是電影科班出身，為何一頭栽進電影編劇的世界裡？

蔡宗翰早在台中一中時就是文藝青年，擔任過校刊社社長；考大學時，因為分數「剛好」到台大經濟系，就這樣，文藝青年進了台大。只是，這位小學弟不打算像學長們一樣在經濟領域發光發熱，他大學四年花最多時間的是「打電動」，甚至連期末報告都是在玩線上遊戲的空檔中完成。

他回憶，自己的學生時代，多半在應付別人的期望。不過，參加話劇社的每次演出時，台下親友團讓小小空間一下子坐滿的感覺，及觀眾的掌聲，讓他很有成就感，編劇的種子就這樣悄悄種下。

大學畢業後，不用當兵的蔡宗翰「混」了半年，白天到書店打發時間，入夜後便藏身電玩世界，三國志遊戲一打就打到天亮。

「因為那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世界，有投入就有回報，不必去想現實生活中讓你感到挫折的事。」蔡宗翰回憶，一間沒有對外窗的冷氣房，滑鼠與鍵盤操控的虛擬戰場，整個春天就這樣被他蒙了過去，「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很恐怖。」

直到有一天，摯友得了血癌，正在生死邊緣掙扎的消息，像鑽孔機般在他幽閉的小房間上鑿了個窟窿，他恍然驚覺：「原來人生可能有很多意外。萬一哪天出了事，才發現過去的人生都被應付掉了，該怎麼辦？」當下，他決定找出自己喜歡做的事，不再浪費時間。

不久，公共電視舉辦了首次「原創劇本甄選」，蔡宗翰初試啼聲的作品，取名為《野百合》，背景是一九九〇年台北的學生運動。

為了寫好《野百合》，他閉關研讀坊間各類文字記載，長時間泡在國家圖書館翻閱當年的報刊雜誌。或許是壓力過大，他僵直性脊椎炎的痼疾此刻復發，十二指腸潰瘍也因為經常熬夜寫稿隨後來襲，一度身心俱疲，差點想放棄。但是，一想起好友正和體內的白血球、癌細胞奮戰，他告訴自己：「不能輕易放棄。」

一邊寫《野百合》，一邊報考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那段期間，台中的母親經常打電話問他：「有錢通呷飯否？（有錢吃飯嗎？）」雖然一度窮到戶頭餘額不足一千元，蔡宗翰也總是回答「有啦！有啦！」因為，他告訴自己，選擇這條路的底線是：「不能向父母要生活費。」

寫《野百合》時，朋友口中不擅長社交、喜歡躲進電玩世界的蔡宗翰，突然從「宅男」變成勇往直前、搶獨家新聞的年輕小記者。他拜訪當年的學運領袖，好讓時空細節準確還原；因為部分劇中場景設定在蘭嶼，他就飛往蘭嶼，採訪當地居民和小學校長，只為了讓劇情更真實。

朋友覺得不可思議，他卻欣然答道：「當你知道自己是誰之後，你就會變得勇敢。」於是，《野百合》果真獲獎，得到三十萬元獎金。與他以前的「應付人生」相比較，蔡宗翰體會到：「原來，應付比認真做，還要累。」

得獎讓人有信心，同時也帶來機會。蔡宗翰陸續參與電視、電影劇本寫作。這時，電影「九降風」導演林書宇透過朋友認識蔡宗翰，兩人一拍即合，蔡宗翰成為該片編劇。

「九降風」拍攝過程，蔡宗翰從頭參與到尾，不同於多數編劇，故事編完就交差，要求完美的蔡宗翰，不但積極參與燈光、美術會議，旁聽學經驗，選角時也會提供看法。林書宇說，蔡宗翰是個固執、很有自己堅持的人，「一般編劇會覺得反正戲是導演的，導演吩咐什麼就做什麼，但他會很認真，不斷給意見。」

台大經濟系畢業，卻走上和同學不一樣的路，連父母也擔心他選這行會沒飯吃。這次金馬獎頒獎典禮移師台中，家在台中的蔡家父母，卻因為「不太相信兒子會得獎」而未出席。

結果，他得獎了，當晚家裡電話響個不停，父母親也得以稍稍放心。

人生若是一場棒球賽，蔡宗翰似乎越打越順手，《野百合》之後，參與編劇的「危險心靈」入圍了金鐘獎。二〇〇八年，蔡宗翰更上一層樓，導演的短片「曬棉被的好天氣」、編劇的「九降風」，分別得到金馬獎入圍、獲獎的肯定。

蔡宗翰為自己的人生上半場下了註腳：「當你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時，你會用盡一切努力把它做好。」至於其他，就沒那麼重要了。

資料來源：商業周刊 第 1105 期 撰文者：陳泳翰、賴寧寧

